

談談早年的報紙副刊

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《成報》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。其時的《成報》，以副刊為主，新聞只是搭配角色；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，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，再而混雜新聞。香港淪陷時停刊，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，仍是以小說和雜文掛帥。作者除高雄外，還有所謂「三生」，即筆聊生、怡紅生、靈齋生。此外，尚有個王香琴，即幽草，都是當時得令的作家；《成報》就靠這些作家「搶

斷人善根

「世俗」的工作，而退休新一代就幫得上忙。

不過這些都是枝節，我覺得將來的問題癥結，在於這些義工服務，是否只為滿足「已行善的良好意願，抑或能確切滿足到服務對象的真正需要，即是我那位高管朋友提到的客觀成效問題。舉個例，比如有個NGO專為內地貧困山區建小學，吸引了大量義工幫忙，籌款能力也極強，於是成為很多退休人士的歡樂聚腳點。假如單看善心、不問成效的話，這模式的確非常成功。但不斷蓋學校，究竟有沒有足夠的老師去授課呢？要是沒有，那麼空置的校舍是誰在用呢？有沒有人趁機在中間撈便宜呢？而繼續建小學之前，有沒有重新評估山區學童眼下的真正需要呢？這些都是始終要面對的老難題。可惜提出這些問題的人，竟招來「斷人善根」的批評。這種文化之下，還是遊山玩水去算了。

來十年，我們這批紛紛「入伍」和「登陸」的人，都會退休，得努力去建立新的生活節奏。

琴袖乾坤

伍淑賢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日本追櫻之後，為了一男一女，在台中逗留兩晚，男的是安藤忠雄，女的是陳鳳舒。

安藤忠雄用了十年時間，終於有第一個建築作品落戶台灣，就是坐落台中霧峰區亞洲大學校園內的「亞洲現代美術館」，去年十月正式開幕。

美術館由三個三角形錯位堆疊而成，以至於衍生出無數個三角形空間，中間留下天井，更可讓人欣賞天光，或者望着雨水落下。整座建築仍然秉承安藤的風格，以清水混凝土和玻璃帷幕為主要材料，引入自然光和周边环境作為建築元素。開幕當期展覽以雕塑藝術為主題，美術館門前草地便擺展了羅丹的《沉思者》和妮基的《娜娜與海豚》。

詭異的是，許多人一方面抱怨擁堵、灰霾、水質、工業污染，一方面又想放縱自己的生育慾。尤其是近幾年，部分學者以老齡化為依據，渲染所謂「大國空巢」的危機，要求轉變人口政策。至少在精神層面，他們正在重蹈五十年代的覆轍。在這種非理性的氛圍中，我希望同胞們讀讀馬寅初的書，揣摩一下歷史上的因果輪迴，更加理性地籌劃未來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，文學博士。）

藝術與美食的盛宴

台灣出生的陳鳳舒獲選二〇一四亞洲最佳女主廚，她主理的樂沐法式餐廳成為「亞洲五十最佳餐廳」，聽說晚餐訂位需預早三個月！我是兩周前預約，還是一位用餐，她們二話不說就接受，頗見文明！

樂沐廚身台市中心，毗鄰美術館道及綠園道，一座四層高的白色小洋房，據說是斥資六千萬台幣特別為法式餐廳開業而建。主廚陳鳳舒擅長將台灣本土食材和特色，注入法國菜內；強調平衡與美学的她，亦喜歡用花香、果香入餡。

晚餐是套餐形式，廚師發辦，不用自己傷腦筋。女主廚名不虛傳，無論創意、廚藝、食材、擺盤，均屬水準上佳，實在不枉此行。

趁着搭乘晚上航班由高雄回港，下午還是要轉一轉東港，履行與黑鮪魚的年度之約。華僑市場內找着熟人，見到肥美的黑鮪魚上腹，也顧不了一個人可以吃得下，切了一大碟共十三片生魚片，入口甘香溶化；最後還給游說吃了一片極品上腹金三角，腰中錢散盡，卻是絕對值得！

為自己辯護。

可是，歷史卻證明了馬寅初的預見。從1964年到1974年，中國人口由7億增加到9億。此後，決策部門漸漸開始重視計劃生育問題。1977年8月12至18日，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：「到本世紀末，必須力爭把我國的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。」在這種背景下，人們又開始重估馬寅初的新人口論，逐步承認其合理性。1979年7月25日，中央正式為98歲的馬寅初平反。國人終於覺醒了，但這已經是遲到的決定：尾大難掉，巨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控制的難度；為了彌補過去所犯下的錯誤，不得不採取一戶一胎的激進策略，讓今人為過去買單；儘管如此，2012年人口依然達到了13億5千萬。為了應對人口的壓力，我們將山川和草原改造為農田和牧場，興建了世界上最多的工廠和高樓。於是，今天的中國人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：大城市成了鋼筋水泥的森林，我們只能行走於高樓的縫隙中；道路阻塞，到處擁堵，開車和不開車的人同樣肝火旺盛；汽車尾氣和工廠煙灰排出的煙霧形成的灰霾籠罩着萬物；過度開墾、放牧、耕種使森林萎縮、牧場沙漠化、農田貧瘠，風暴常常攜帶着滾滾黃沙；河流污染，飲用水告急，等等。面對這些景象，我們可能會搖頭嘆息，但又只能無奈面對：要養活13億人口，這些似乎都是必要的代價。

或許，少數人會想起馬寅初，並且不由自主地想：假如他當初的呼籲不被輕率地批評、嘲笑、否決，倘若我們從那時就適當控制生育慾，我們現在的生存壓力可能會小得多。然而，歷史沒有

假設：現在，至少13億人居住於祖先留下的土地上。美國和加拿大與中國的領土大體相同，但其人口密度卻大約只有我們的1/4和1/40。從領土的角度看，我們的環境壓力是它們的4倍到40倍。相比於加拿大，我們同等面積的土地要多收穫40倍的東西。倘若考慮到廣袤的沙漠地帶，實際的環境壓力更為嚴峻。

受制於時代語境，馬寅初考慮的主要是耕地面積，並沒有充分考慮環境因素。那些批判他的人更不會注意到後者。在亢奮的精神氛圍中，我們的民族視野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盲區。幾十年後，這些被忽略的東西成為我們苦惱的源泉；城市人口激增、污染、擁堵、正逼近承受極限的生態體系。在這些現實困境面前，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和流行的心靈雞湯都於事無補；即使我們選擇了閉目塞聽的鴛鴦策略，它們仍折磨着芸芸眾生。更加嚴峻的是，這些問題很難在轉型中獲得解決：我們可以發展生態產業，但卻不能根除巨大的人口基數帶來的環境壓力（如野生動物生存空間銳減）。

詭異的是，許多人一方面抱怨擁堵、灰霾、水質、工業污染，一方面又想放縱自己的生育慾。尤其是近幾年，部分學者以老齡化為依據，渲染所謂「大國空巢」的危機，要求轉變人口政策。至少在精神層面，他們正在重蹈五十年代的覆轍。在這種非理性的氛圍中，我希望同胞們讀讀馬寅初的書，揣摩一下歷史上的因果輪迴，更加理性地籌劃未來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，文學博士。）

想起了馬寅初

1953年，中國大陸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，發現國民總數已逾六億，年增長率則高於20%。在大多數人眼裡，這是勝利的標誌、復興的符號、凱歌的序曲。然而，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卻發出了不合時宜的聲音：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，他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22%以上，有些地方甚至達30%，這實在是太高了。如此發展下去，50年後，中國將有26億人口。由於人多地少，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，恐怕會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。於是，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「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」一文，呼籲國民節制自己的生育慾，每對夫婦最好只生兩個孩子。

在最初的討論中，馬寅初借計劃經濟的國策宣傳自己的思想，收效似乎很好。他的發言甚至受到最高領袖的讚賞：「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，這是一種設想。這一條馬老講得很好，我跟他同志，從前他的意見，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，準備放，就是人家反對，就是不要他講，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。此事人民有要求，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，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。」不過，反對的聲音很快呼嘯而至：大躍進開始以後，全民處於亢奮狀態，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情緒壓制住了懷疑的聲音。在狂熱的氛圍中，幾乎所有跟不上時代的中國人都成了浪漫的人類中心

主義者。1960年第7月，《中國青年》（當時為半月刊）發表了詩歌《征服大自然》，記錄了當時的主流心理：

一脚踢倒山，
一拳捅破天，
張口吞宇宙，
革新地球翻。

以大山做鞍，
以大河做鞍，
挺起胸膛，
征服自然。

這首詩的作者是「白龜山水庫臨穎瓦店十營民工」。從這首詩可以看到，征服自然的思想在當時是多麼深入人心。相對於這種立場，馬寅初的見解顯然不合時宜，相當於往火上澆水，其結果可想而知。反對者進行了最簡單的數學運算，便做出了終審判決：每個人有兩隻手但只有一張口，2大於1，因此，公民數量的多少決定了國力的強弱，我們應該以人手論代替人口論。於是，馬寅初的聲音只激起了1958至1959年間短暫的批判熱潮，隨後便消失於那個喧囂的時代。他很快被解除校長之職，喪失了發言的機會，再也無法

愛玉冰

這上落下的果實，被溪水冲刷揉擠，泌出的汁液自然凝結成凍，有天然的清涼消暑之效。商人將果實帶回家，他的女兒後來製凍發售，坊間遂以其芳名「愛玉」定名，至今在阿里山區的糕仔坑古道，還有名為「愛玉發源地」的遺址。

這第一說法若是可信的話，內陸閩粵等地用蒟蒻製作涼粉的做法，也是從台灣傳過來的。只是方法雖然學到了，名字卻沒有學到，因為在我小時候，有人問及這種清涼食品的名字，小販的表情都會略顯迷茫，就是直接呼為白涼粉，不僅沒有「愛玉」一名所具有的高雅表徵，還流露出的一種世俗的市井氣息。

但是不管叫做什麼，其夏日美味的屬性卻是不會變的，人們消暑也好，解饞也罷，都對它柔滑冰爽的口感稱賞不已。尤其是燥濕悶熱的天氣，就能感受涼爽心一下，最簡捷的方式就是來一碗愛玉冰，馬上就能感受到什麼是夏日的幸福。除了冷飲店，菜市裡也有製好的愛玉出售，買菜的時候順便買上一兩斤，就可供一家人吃一天。

愛玉買回家後，放到冰箱裡冰鎮，然後根據各自的口味調製糖水，喜歡蜂蜜、牛奶或是椰汁，抑或選用傳統的红糖水，齊由各人自便。只要您願意，就可以將自己喜歡的飲食元素，齊聚在了一隻碗裡，展示給吃者對待生活、對待美食的態度。譬如一些吃得精細的人，會用時鮮水果，如荔枝、龍眼、芒果、西瓜、番石榴等水果用榨汁機打成果汁。吃的時候把愛玉舀到碗裡，用勺子略略攪攪，再衝兌調配好的果味糖水，是極妙的消暑冷飲。有著純粹味道的愛玉，任人拼綴組合，只要肯用心，就絕對會收穫一份符合自己心水的夏日美味。

江迅一年一本書

炎夏之際，書展前夕，總會收到香港《亞洲週刊》副總編輯江迅兄寄來的新書。新書像一隻街來書香的報春燕，讓我提前感受到香港書展熱鬧的氣氛。今年，他寄來的新作叫《觸摸時代潮汐》，天地圖書出版，封面上的海浪與沙灘被晚霞映得紅彤彤的，令我想起「夕陽無限好」的詩句。

新書由七十八篇雜感組成，就男歡女愛和市井熱點炒論一番。文章的標題起得很「潮」：有一種幸福叫小確幸、接吻是個好東西、聽老婆的話、你是女漢子嗎、「房事」就是「性事」、等等。標題有趣了，自然就有了讀下去的願望。

三年前，我第一次見江迅，便被他的「造型」所吸引。一頭波浪卷髮垂肩，像是音樂家，臉部線條分明生動，說起話來，卷髮飄動，線條抖動，加之口才了得，他自然成為每次聚會的「大明星」了。

江迅朋友多，兩岸四地，官商學各界；講話聲音大，經常有料到。兩年前，梁振英與唐英年在特首選戰中鬥得不可開交，一次聚會上，他給大家講了一些內情，被一位記者行家拿了去做了次日報紙的要聞，他直呼後悔。江迅性情率真，大家喜歡與他在一起侃山吹水，一段時間不見還真有點想他。

約江迅見面還真不容易，因為他幹起工作來像拚命三郎，非常忙碌。每次給他打電話，似乎總是在外地公幹，不是在上海，就是

五味人生

陶琦

賣涼粉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。涼粉有黑色和白色兩種。白涼粉是用涼粉子，也就是薛荔的果實時揉出汁液，過濾後凝結成凍。小販到了黃昏時分，用一輛小車載着一應物事推到通衢路口，走出來乘涼的人、逛街的情侶、口乾舌燥的過客，看到被盛在一個廣口大玻璃缸裡的白涼粉，頓時就會被那種剔透、清涼的質感誘惑。小販把白涼粉舀在碗裡，再添一勺加了薄荷汁的糖水，喝一碗，周身舒暢清爽，是物質質年代裡難得的消暑食品。

三十多年後，這種白涼粉已經被移到店堂裡經營，名字也換成了「愛玉冰」。我很喜歡這個從台灣傳來的名字，起得確實好聽，讓人馬上就能聯想到通透、溫潤、瑩澤、滑膩等一切玉器的物理屬性，繼而還會想起一個青春、美麗、純樸的女子形象。據《台灣通史·農業志》記載，清道光年間，有商人無意在嘉義的一處山間捧飲溪水，發現水面上竟然浮有一層薄冰，溪水也是沁涼可口。仔細看，才知道是附近的樹上落下的果實，被溪水冲刷揉擠，泌出的汁液自然凝結成凍，有天然的清涼消暑之效。商人將果實帶回家，他的女兒後來製凍發售，坊間遂以其芳名「愛玉」定名，至今在阿里山區的糕仔坑古道，還有名為「愛玉發源地」的遺址。

這第一說法若是可信的話，內陸閩粵等地用蒟蒻製作涼粉的做法，也是從台灣傳過來的。只是方法雖然學到了，名字卻沒有學到，因為在我小時候，有人問及這種清涼食品的名字，小販的表情都會略顯迷茫，就是直接呼為白涼粉，不僅沒有「愛玉」一名所具有的高雅表徵，還流露出的一種世俗的市井氣息。

但是不管叫做什麼，其夏日美味的屬性卻是不會變的，人們消暑也好，解饞也罷，都對它柔滑冰爽的口感稱賞不已。尤其是燥濕悶熱的天氣，就能感受涼爽心一下，最簡捷的方式就是來一碗愛玉冰，馬上就能感受到什麼是夏日的幸福。除了冷飲店，菜市裡也有製好的愛玉出售，買菜的時候順便買上一兩斤，就可供一家人吃一天。

愛玉買回家後，放到冰箱裡冰鎮，然後根據各自的口味調製糖水，喜歡蜂蜜、牛奶或是椰汁，抑或選用傳統的红糖水，齊由各人自便。只要您願意，就可以將自己喜歡的飲食元素，齊聚在了一隻碗裡，展示給吃者對待生活、對待美食的態度。譬如一些吃得精細的人，會用時鮮水果，如荔枝、龍眼、芒果、西瓜、番石榴等水果用榨汁機打成果汁。吃的時候把愛玉舀到碗裡，用勺子略略攪攪，再衝兌調配好的果味糖水，是極妙的消暑冷飲。有著純粹味道的愛玉，任人拼綴組合，只要肯用心，就絕對會收穫一份符合自己心水的夏日美味。

梅淑

足跡車淑梅

他笑言自己的太太有如韓劇的女主角，丈夫是精英運動員，一次交通意外奪去一切，生命從此改寫。

黎志偉，屯門屋邨長大的孩子，自小不大愛讀書，最愛運動，小學老師對他影響很大，凡達標即報上熱烈讚賞。久而久之，自信加強，能量爆發。升中後，體格比其他同學強健，自從校方裝置了攀岩牆，也策起了他的成功道路，很快他獲得了青少年獎項，心中那團火愈燒愈大，他的目光放在國際獎牌上。

永不滅的心火

「最初父母極力反對，幸好受訓有資助，每月有數千元作家用，他們接受了。」志偉小子有運動員特質，有目標、有金句，遇上困難不易屈服，他擁有「向失敗說No」的能力，「那是我當年最愛聽的勵志書，凡比賽前必看，在路途上吸收，已成了生活一部分。」他的確需要力量支持，因為他揹着背囊私自四出參加各地的攀岩比賽。

「我就像到外地打工的青年，到達了，報名、鍛煉，他們都奇怪怎麼有個東方人前來挑戰？」志偉沒有助手，一切自己動手，最可愛凡賽事之前，他都會將行裝裡最寶貴的白米端出，親手煮一餐熱辣辣的米飯，他認為中國人要有米氣才有力量，結果他榮登亞洲攀岩王寶座。

不單如此，他也是我們香港的包山王，二〇〇八年他真的出賽搶包山，往日入選前十二名也因參加外地賽事而缺席，那年腳傷留港，抱着玩票心情參與。誰知當司儀介紹：「攀岩王黎志偉。」他立即改變主意，今次不能輸。當他和他前冠軍郭嘉明鬥得難分難解，他勝出了，不過他喜歡別人稱他攀岩王比包山王多。

志偉的人生規劃十分成功，獎項得了，太太娶了，孩子在肚裡，一切順利前行。怎料，二〇一一年十二月那個晚上，他開完教練會議，騎着綿羊仔回家，忽遇交通意外，他失去知覺，醒來半身不遂。他沒有哭，只是情緒非常非常低落，直至見手機超過一千個留言，那些激勵的字句使英雄英雄哭了：「志偉，你就像足球小子的戴志偉，打不死，你會再創奇蹟！」

他立即積極起來，在病床安裝鍛煉臂力的布帶，身體開始慢慢恢復。孩子出生當天，一家三口都在屯門醫院，他在產房外等待，孩子推出來，第一時間和他眼神接觸。「我想想不到自己竟成一位輪椅上的爸爸，我有信心，總有一天我會站起來！」

志偉要將經歷記下，推出了《翻越生命的高牆》，不時參與慈善活動，八月三日慈恩基金會「迪士尼夏日慈善Show」，八月十七日「慈恩雙徑益二〇一四」，為遙遠山區兒童接受更好教育而努力，志偉心中那團火愈燒愈烈！